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东西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1.5
(公牛书系)

ISBN 7-5411-1967-9

I. 我… II. 东…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574 号

策划组稿: 唐宋元 龚明德

责任编辑: 唐宋元

封面设计: 周靖明

版面设计: 邓小林

责任印制: 龙小龙

责任校对: 刘文玉等

书 名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 (公牛书系)	定价	16.50 元
-----	-----------------	----	---------

作 者	东 西	ISBN7-5411-1967-9/1·1707
-----	-----	--------------------------

2001 年 5 月第一版	200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1 千
------------------	---------	----------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	-------------

电话: (028) 6666700 [发行部]	(028) 6662959 [编辑部]
-------------------------	---------------------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成都华宇电脑制版中心照排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新凤印刷厂印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6636481 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电话: (028) 3116748

目 录

自序 走出南方	1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	1
生 活	26
反义词大楼	67
肚子的记忆	78
我们正在变成好人	142
迈出时间的门槛	159
送我到仇人的身边	198
好像要出事了	216
我和我的机器	232
东西：“东扯西拉”的先锋（马相武）	244
东西主要作品目录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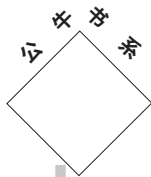
自序 走出南方

我是因为远在美国的那个小个子福克纳而喜欢上南方的。这对于一个出生于南方、祖宗十八代都是南方人的我来说，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但是确实如此，福克纳的文字使我坚定了做南方人的信心。

南方于我，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那里的树木零乱不堪，阳光里全是腐败的气息，泥巴沾满人们的双腿，有时要沾上好几天，一块一块地像鱼的鳞片。更多的时候，热浪扑人，苍蝇飞舞，水潭里的落叶正以高于北方五倍的速度腐烂。这种景象一直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我记住她，但是还没有确定爱她。她仅仅是一个我不得不接受的生存环境。我甚至还为这块我生存的地方曾经被叫做“南蛮之地”而感到害羞。

屈原和沈从文的出现，使我对她开始有了好感。他们感时伤怀的情绪像瘟疫一样传染给我，使我顿时觉得南方大有作为。那时候我已经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南方灼人的气息，所有的东西，包括故事都在这种易于使物体变质的气候中发酵。我在气候中通体发热，甚至光亮。在如此美丽

我为什么没有小屋



和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我的身上经常长出小块的红斑，它像灿烂的花朵开放和凋谢。中医认定，这是内热的结果。内火一热，头脑跟着膨胀，幻想和错觉像青草蓬勃生长。写出来的东西就像是高烧四十度的人吐出来的胡言乱语。这常常使我不够自信，要到地球的经纬线上去寻求确认。

福克纳一下使我自豪起来。这个一辈子都在写美国南方的作家，把自己当做一头牛，永远拴在“约克纳帕塔法县”这根木桩上。他密集的文字，把南方一网打尽，就是老人河的一声叹息，就是因为想女人，男主人公快要绷开的胸前的第二颗纽扣，他都没有放过。夕阳像天边堆着的一堆尚未燃尽的煤渣，疲倦的目光像脱离水龙头的水，在它离开水龙头之后，再也不和水龙头有什么联系。走进一幢木楼的某个人物，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于是变得像是自己在跟踪自己。这不正是我的南方吗？那个水气淋漓、雾霭缭绕、需要福克纳情感饱满的繁琐的文字覆盖的南方。

事实上，已经有人概括了“热带写作”，他们把生活在热带的作家一一开列出来，那是一大串能够立即把文学爱好者吓倒的名字。这和我多年前的直感不幸吻合。对于我来说，热带其实就是我的南方。她火热、潮湿、易于腐烂，到处都是风湿病和矮个子，鬼魅之气不时浮出民间。他们对洁白，比如大雪，充满向往，对冷空气异常敏感。因为个头的矮小反应机敏之外，还容易在这种温热之中堕落和腐败，就像水潭里的枯枝败叶。

但是无论是沈从文或者福克纳，他们都不是用南方的风景去打动读者。拨开他们像荒草一样的文字，你会看见一种被称为人性的东西慢慢地浮出来，抓住我们的心灵，使北方和南方一起感动。这就是为什么沈从文写湘西却能

漂洋过海、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法县却能在中国找到市场。心灵就像水，水与水相连。过去的远方的一次心动，也许会在我们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地方，产生最强烈的回响。这种回响，使我慢慢地从南方的地域脱离出来，更多地去关照人们的心理活动。这已经没有南北之分，就像随着空调机普遍的使用，无论是北方或者南方，我们时常都处在一种恒温之中。

作 者

2001 年 3 月 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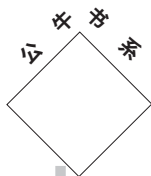
我为什么没有小露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

米金德穿着一件白净的短袖衬衣，低头站在普超的办公桌前说，我只不过是伸手在小元的胸前比划了一下，就像这样比划了一下。米金德举起右手，五根蒜白一样的手指做出一个碗状，倒扣在自己的胸膛就像倒扣在小元的胸膛那样比划了一下，然后偷眼看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普超。普超直着脖子，板着一副冻猪肉一样的脸盯着米金德。米金德感觉到一股冷气迎面扑来，于是迅速地低下头，说她想得挺美，她说我碰了她，我根本就没碰她。你也知道我跟她不是没有开过玩笑，怎么这次就当真了？如果你相信她的鬼话，我可就冤死了。

普超从鼻孔里喷出一声冷笑，拿起一支铅笔敲打着桌上的一大摞文件说，知道这在外国算怎么回事吗？米金德摇摇头说，这能算什么呢？普超说这要是在国外，就是性骚扰，可以给你定罪的。米金德抬起那张委屈的脸说，可是我并没有碰到她。普超说如果你没碰到她，她怎么会告你？人家还是一个姑娘，如果你没碰她，她会告你吗？她难道就不要名声了吗？米金德说可是……还没等米金德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



“可是”完，普超就把手上的铅笔重重地摔到桌上说，你就不不要“可是”了，有本事你到外面去找，干吗要调戏自己的同事？米金德急得张大了嘴巴，说我是乌龟王八，如果我调戏她的话。普超的身子往后一靠，跷起二郎腿，说你就不要狡辩了，我可不喜欢跟我顶嘴的部下。

米金德的脑袋像是被棍子敲了一下轰轰地响着，甚至还有一点火冒金星。他的双腿不自觉地摇摆起来，声音慢慢地调低。他说你让我不说，我就不说，但是我真的没有碰她。普超被米金德说得有点烦了，搁在扶手上的巴掌一撑，呼地站起来，拉开架势准备跟米金德发火。突然，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了，普超和米金德同时扭头看着门口，他们看见小元站在那里，像是要把什么事情带进来。米金德对着小元像死鱼那样翻一个白眼，扭头看着普超。普超脸上的怒火在小元的注视下跑得一千二净，甚至还出现了漫无边际的微笑。但是他似乎意识到了米金德的存在，把刚刚露出来的正在向四周扩散的微笑强行地收回去，就像把刚刚借出去的钱收回去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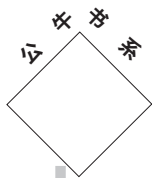
普超对着门外的小元招手说，你来得正好。米金德对普超说，既然小元来了，你是不是可以问问她，我到底碰没碰她的胸口？小元走进来，目光在两个男人的脸上打扫一遍，说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普超没有理会小元，提高嗓门对米金德说你碰了。米金德说，你能不能让小元自己说？普超说，干吗要她自己说？我说就等于她说。我说你碰了你就碰了。米金德无奈地低下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普超坐回椅子上，说看来你还不太服气，小元你跟他说吧。小元故作惊讶地说，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普超拉过小元，让她坐到自己的膝盖上，双手把她搂住。小元缩

了缩脖子，嘻嘻地笑着。普超把嘴巴凑到小元的耳朵上说，你说，他到底碰没碰你？小元说，碰了。

米金德的脸刷地惨白，脑袋又轰地炸开。他怎么也想不到小元会在大白天里说假话，他更想不到小元竟是普超的小蜜。既然他们是这种关系，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米金德顿时觉得自己的身子像有水抬着浮了起来，就像宇航员那样浮了起来。他一抬脚，身子轻飘飘地转过去。在米金德转过去的一瞬间，普超发现了他脸部的细微变化，那是一种不服气的表情。普超对着米金德的背影说，米金德，就这么回事，不要想不通。你都看到了，小元是我的朋友，今后你对她不要太过分。米金德不用回头就像想得普超搂着小元的那副得意嘴脸。他恨透了普超那种居高临下得意洋洋的腔调，快步朝门口走去，但是就在他快要跨出门口的瞬间，身后响起了普超和小元的哼哼声。这种发情的声音使米金德不得不回头看着他们。他看见小元像一个孩子被普超紧紧搂着，他们的嘴咬在一起。米金德突然感到脊背一阵发凉，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轻声地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即使我看见了我也什么也不会说。

说完，米金德跑下楼梯。

米金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到他差不多坐了十年的那张破椅子上。那张椅子在他坐下来时很不争气地摇晃起来，还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十分嘹亮，所有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只有坐在他对面的朱子良，对他的椅子声无动于衷。因为他正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盯着他手上那只从来都没响过的手机拍打着，似乎是要从那上面拍出一条让他振奋的消息。



同事们怪异的目光把米金德的脸都看红了。米金德竭力控制住椅子的响声，但是他愈想控制椅子就响得愈厉害。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像装了发动机那样颤抖不已，而且连牙齿也像搁在雪地里那样格格地敲打着。米金德想，今天我是怎么了？他正这么想着，一个声音从办公室的角落砸到他的头上：老米，你安静一点好不好？这个声音在米金德的身上加了一把火，使他的身子抖得更厉害。他抬头对着角落很歉意地一笑，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点不舒服，但很快就会好的，给我几分钟，我就会安静下来，很快就会安静下来。米金德絮絮叨叨地，说话的声音愈来愈轻，但是他的椅子却愈来愈响，就连朱子良也被他的声音弄得心神不安。

朱子良把头从呼机上抬起来，脱下老花眼镜，眯起他的小眼睛看着米金德说，小米，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米金德摇摇头轻声地说，没事，待一会就好了。朱子良说那你站起来试试，只要你的屁股离开椅子，它就没办法响了。米金德双手撑住桌子站起来，椅子的响声消失了，但是他的身子却抖得更厉害，仿佛再这样抖下去他的身子也会发出响声似的。有人建议老朱，你还是带他到医务室去看看吧，你看他的脸，白得都像一张纸了。在大家的怂恿下，朱子良很勇敢地站起来，把手里的那个呼机别到腰带上，扶着米金德往外走。

走出办公室，米金德找一张石凳坐下。朱子良说，你怎么不走了？米金德说老朱，你都快退休的人了，我怎么好意思让你扶着我走。朱子良说，这有什么？谁敢保证自己不生病？米金德说我没生病，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朱子良说，大热天的感到冷那不就是病吗？米金德说你让我坐

一会吧，坐一会我就好了。朱子良说，你真的没事吗？米金德说没事。朱子良伸手在米金德的额头上摸了一把说，那你先坐一会吧，我得弄弄我的这个呼机。

朱子良坐到米金德的旁边，把别在腰带上的那个呼机拿出来继续拍打着。米金德慢慢地平静下来，血色回到他的脸上。他说老朱，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朱子良停止对呼机的拍打，好奇地看着米金德问，什么秘密？米金德说我不敢说，除非你向我发誓。朱子良说连克林顿都没什么秘密了，你还有什么大不了的秘密？米金德说这绝对是一个秘密，说出来可不得了。朱子良说那你说出来听听。米金德摇摇头说，我怕你会说出去。朱子良说我发誓，如果我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就让车撞死。米金德说老朱，你怎么发这样的毒誓？万一你漏嘴我可负不起责任。朱子良说，怎么会让你负责任？我不说出去不就得了。米金德说你会说出去的，这个秘密除了我谁都会说出去。朱子良说小米，你就那么不相信我？米金德说老朱，我不说给你听是为了你好，有时候知道得越多人越累，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朱子良举起手里的呼机说，小米，如果你不相信我，那我先说一个秘密给你听。听完我的秘密，你再把你的秘密告诉我。米金德说你的什么秘密都不会超过我的这个秘密。朱子良笑了一下说，那不一定，知道这几天我为什么不停地摆弄这个呼机吗？米金德说不知道。朱子良说我跟一个女人好上了，她答应这几天呼我，直到现在她都还没呼我，所以我一直担心是不是我的呼机出了毛病？米金德的眼珠子被朱子良的这个秘密撑得快要爆裂了，他惊讶地看着朱子良，看了好久才憋出一句话来，老朱，你有外遇了？朱子良点点头。米金德说老朱，你怎么就有外遇了？

朱子良说，我怎么就不能有外遇了？

这时朱子良手里的呼机突然狂声大作。他看一眼呼机，飞快地从石凳上跳起来喊道，小米，是她的传呼，她呼我了。米金德看见朱子良满嘴巴的笑声，他笑着跑进办公室去复机。他一边跑，手里的呼机还一边响。

米金德在冰凉的石凳上坐了一会，发现自己的身子已不再发抖。这时他感到肚子里憋着的那个秘密像火一样烧起来，他想我得找个人说说。他抬头看看办公室的门口，朱子良进去之后就没再出来，四周一个人也没有。米金德从石凳上站起来走进车棚，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一出院门，他就像踩什么仇人那样拼命地踩着他那辆破烂不堪的自行车上了马路，车子在他的脚上飞了起来，他的额头上很快出了一层汗珠。但是他一心只想找个人说说，根本顾不上抹一下额头上的汗。他的车子从一辆又一辆自行车旁边飞过，穿过东城区，绕过朝阳门，来到一座大厦前，一口气跑上三楼，冲到一个大办公室门前，对着里面叫了一声：赵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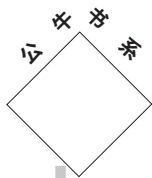
办公室里的人全都抬起头，他们看见米金德的衬衣已经湿透，头发上挂着豆子一样大的晶莹剔透的汗珠。他的脖子梗着，胸腔起伏着，嘴巴开合着，像是离开水的鱼，想说什么但又卡在脖子里说不出来。赵然紧张地跑到门边说，出什么事了？米金德把赵然拉到走廊上，伸了伸脖子，很神秘地说，我看见了，我全都看见了。赵然说，你看见什么了？米金德说我看见普超了。赵然说，普超？不就是你们单位的那个头吗？米金德点点头。赵然说，你不是天天都看见他吗？米金德说我不是看见他，我是看见他

有小蜜了。赵然说，你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米金德说我再不说出来，肚子就要爆炸了。赵然说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你真是无聊透顶。米金德说关键是他们就在办公室里，就当着我的面亲嘴。赵然说，他就不怕你说出去？米金德说所以我就跑过来跟你说了。赵然说，跟我说有什么用？你要跟你们单位的人说。米金德说我差一点就说了，如果朱子良的呼吸机不响，我就说出来了。后来我一想当时幸好没说，要不然他会怪罪我的，那我在单位就没法混下去了。赵然说，那你还说他干吗？你就只当没看见，这年头男人有一个把小蜜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米金德说，你也这么认为？赵然说，难道不是吗？米金德说可是有很多男人都没有。赵然笑笑说，那都是一些像你一样没有本事的男人。米金德说原来你也这么认为，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赵然说我是开玩笑呢，你真是无聊，没事就早点回家，路上小心。

赵然说着转身走向办公室。米金德尾随她走了几步，说也许他就知道我不敢说，才敢当着我的面跟他的小蜜亲嘴。赵然说算你还有自知之明，你以为这是什么伟大光荣的事情吗？他这是看不起你，谅你不敢说他，根本没把你当回事。米金德恨铁不成钢地在自己的脸上扇了一巴掌，说他妈个巴子的，不就有个小蜜吗，怎么就那么看不起人。

不知道是不是炎热的天气作怪，反正自从米金德看见普超的那一幕之后，他就一直躁动不安，觉得普超在欺负他，心理一直都不平衡。他突然想去见一个人，但是他的手头没多少钱。他的生活一直都是赵然安排着，所以他基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



本不知道赵然把钱放在什么地方。赵然还没下班，米金德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找钱。他打开赵然专用的那个柜子，里面除了化妆品没有他要找的东西。他拉开衣柜，把赵然那些挂着的衣服的口袋全掏了一遍，还是没找着他要找的东西。他想她会把那东西藏在哪里？他的目光落在书柜上，心里掠过一丝窃喜。他打开书柜，翻开赵然经常看的那些书，翻一本丢一本，很快沙发和地板上堆满了他翻过的零乱的书籍。

下班后的赵然突然推门进来，米金德被推门声吓了一跳。他下意识地缩缩脖子。赵然的目光落在米金德的脸上。米金德感到她已经把自己看穿了。米金德说，你把存折放在哪里？赵然说，你找存折干吗？米金德说我的一个同学病了，我去看看。赵然说你别把书弄乱了，钱怎么会放在书柜里。赵然换了鞋走进卧室，从里面拿出一本存折递给米金德，说家里没钱，你自己拿存折去取吧。米金德接过存折说，那我走了。赵然说你走吧。米金德走出家门，赵然把那些散落的书一本一本地放回书柜。

米金德肩膀上扛着一大盒酸奶急匆匆地在楼梯上爬着。他爬到六楼的一扇门前，把酸奶从肩膀上放下来，喘了几口粗气，伸手在门铃上按了一下。铁门咔嚓一声，一位正在往横里长的中年妇女把门打开，好奇地看着米金德，说你找谁啊？米金德说王微，你不认识我了？王微张大嘴巴，说原来是金德，我们差不多十年不见面了，我都不记得你长什么模样了。王微的身子从门框里让开，说快进来吧，金德。米金德抱起那盒酸奶走进去。王微说来就来了，还买什么东西，你太客气了。米金德说这是你最爱

喝的酸奶，我记得你最爱喝酸奶了，一天能喝好几瓶。王微咧嘴一笑，说你还记得我喜欢喝酸奶，真是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王微兴奋地搓着双手，不停地跺脚，不知道如何是好。她说金德，怎么突然想到来看我了？米金德说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来了。王微说你来得正好，我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米金德撕开那盒酸奶，把一根吸管狠狠地戳进塑料奶瓶递给王微，说喝吧，我最喜欢看你喝酸奶了。王微接过酸奶喝了起来，只一会工夫就把那瓶酸奶喝光。米金德接过那个空瓶，又用吸管戳破一瓶新的递给王微。王微接过酸奶歉意地一笑，说我真能喝，都这么大了，还像个孩子喜欢喝酸奶。哎，金德，你的记性真好，好多同学都不记得我爱喝酸奶了，你还记得。

米金德嘿嘿地笑了一下说，我一直都惦记着你，听说你离了？王微说早离了。米金德说，听说是因为他不能让你怀孩子？王微把吸管从嘴里拉出来，说谁跟你说的？米金德说同学们都这么说。王微坐到沙发上拼命地喝着酸奶，喝到最后空瓶里发出嚅嚅的声音。米金德说，要不要再来一瓶？王微把空瓶丢到茶几上，说同学们都知道了吗？他们是不是在笑话我？米金德说没有人笑话你，大家都很同情你。王微说我过得很好，不需要他们同情。米金德坐到王微的对面，拿起王微丢在茶几上的那个空瓶子捏来捏去，说我老婆一直不想生孩子，我让她打了三次胎。每打一次胎她就骂我是一头公牛。王微撇一下嘴巴，说算了吧，金德，你也能算是一头公牛？公牛我见多了，如果你是一头公牛，那也骗过了。米金德说王微你别把人看扁了，你怎么知道我是骗过的？王微突然大笑起来，手在空

中不停地打着，说金德，你真幽默。米金德看着王微嘿嘿地傻笑。笑了一会儿，米金德说我的顶头上司跟我的一个女同事好上了，有一天我在那个女同事的胸口比划了一下，他就拿我去饱饱地训了一顿，而且还当着我的面跟那个女的亲嘴。王微说，你们的领导怎么这么坏？米金德说，你说他这是不是欺负人？王微说当然是欺负人啦。米金德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王微说如果我是你，我就去把那个女的夺过来。米金德摇摇头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王微说你不是那样的人，那你为什么要在她的胸口比划？米金德说平时我们喜欢开玩笑，她还摸过我的头呢。她能摸我的头，我为什么就不能那么比划一下？王微哈哈大笑地大笑，说既然是开玩笑，你还那么认真？米金德说关键是她把我给卖了，她跟领导说我摸了她的胸口。王微说，你摸了没有？米金德说绝对没有，我可以对天发誓。王微说那你就找个机会真摸她一下，这样你的心理就平衡了。米金德说他们都已经好上了，我怎么还敢摸她？王微说那你认了呗。米金德说我可真冤啊。

他们正聊着，屋角的电话响了。王微走过去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走回来站在米金德的面前说，哎，金德，你看看，我是不是胖了？米金德说这样不是更有弹性吗？王微把手举过头顶，在米金德的面前转了一圈，说别开玩笑，你说我是不是胖得很难看？米金德偏着头看了一会儿王微，说你的衣服很宽松，我看不出来。王微转身朝卧室噔噔噔地走去，说我买了好多高档服装，现在都窄了，你帮我看。

米金德的目光跟着王微走进卧室。王微没有掩门，当着米金德把那件宽松的衣服脱下来，光着身子在衣柜里找

时装。米金德的眼睛被王微白晃晃的身体一下照亮，就连卧室也亮堂起来。米金德扑到门边望着卧室，嘴巴不停地做着吞咽状，像是很饥饿的样子。王微拿起一条裙子，挡在自己的胸前，转过身对着米金德说，这件怎么样？你帮我看，这条裙子怎么样？米金德手扶门框把头伸进卧室。王微说你进来看吧，别站在那里像一头长颈鹿似的。米金德缩了缩脖子走进卧室，站在王微的面前看着那条裙子说，不怎么的。王微把裙子拿开，挂到衣柜里，又弯腰在里面找着。这时米金德的眼珠子快要跳出了眼眶，他睁大眼睛在王微的身上扫来扫去，说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好的身体，怎么会怀不上孩子？王微从衣柜里又拿出一条裙子，在胸前比划着说，这条呢？这条裙子怎么样？米金德答非所问，说这么好的身子怀不上孩子，问题一定出在男人身上。王微说讨厌，到底怎么样？这条裙子。米金德说挺好的。王微把裙子套在身上，在穿衣镜前转了两圈，自己觉得也挺满意，就从卧室走了出去。

米金德跟着她走出来，说王微，我们能不能聊聊？王微说我们不是正在聊吗？米金德说他们都有小蜜，就连差不多退休的朱子良都有小蜜。我老婆说现在的男人有一个把小蜜算不了什么，她说只有像我这样没本事的男人才没有小蜜。王微说如果我是你，就找一个给他们看看。米金德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人家有，我为什么不能有？王微说那你找一个呗。米金德用手从身后搂住王微，说你在没有试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找谁。但是刚才你一试装，我就下定决心要找你。王微被米金德的这个举动逗得大笑。她把米金德的手拿开，说别说笑话了。米金德被王微拒绝之后，脸像涂了红墨水突然全红了，就连脖子也没有白的地

方。他支支吾吾地说我不是说笑话，我是真的，你不知道我说出这句话来费了多大的力气。王微说这也太快了吧。

王微坐在沙发上，米金德低头坐到王微的对面一声不吭。王微说，生气了？米金德说王微，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我这样做，你会不会看不起我？王微说我们已经十年不见面了，我只是感到有些突然。米金德说你不会笑话我吧？王微说怎么会呢？哎金德，你能帮我办件事吗？米金德说，什么事？王微说你能不能帮我妈找一份工作？米金德略略有些惊讶，说你妈还没退休吗？王微说退了，但是她不服老，认为她还能工作。米金德说，她是干什么的？王微说她干了几十年的校对，她一看见错别字就想工作。米金德说这得找找出版社或报刊社，看看他们需不需要校对人员。王微说我一个单身女人，求别人不太方便，我怕他们误会。米金德说你要是去求他们，他们肯定会有想法，你就别去求他们了。王微对着米金德抛了一个媚眼，说那这事就拜托你了。米金德说我帮你试试。

米金德拿着王微母亲的简历和照片跑了好几个单位，找了一大串朋友都没有为她老人家找到一份工作。米金德感到很失败，没脸去见王微。他坐在办公室里拿着一沓别人散发给他的名片无聊地翻阅着，想我真没本事，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办不成，王微一定不理我了。但是像是有什么感应似的，米金德的呼机突然响了起来。他低头一看，竟然是王微的传呼。他拿起话筒给王微回了一个电话。他说王微，真对不起，我没给你妈找到工作。王微说我呼你不是这个意思。米金德说，那是什么意思？王微说今晚我想去做美容，你能不能陪陪我？米金德说就是打着